

插圖：Laszlo Kubinyi

最佳種樹時機是保羅·哈理斯還在世的時候，
其次就是現在

回歸根源

去年夏天，國際扶輪社長萊斯禮激勵每位扶輪社員，在 2018 年的地球日之前種植一棵樹。在這篇文章中，我們追溯扶輪對樹木的喜愛，從創始人保羅·哈理斯到今日扶輪社員所種的樹木，包括德國的社員正在栽培的古老蘋果樹（下頁）。你也會看到扶輪社員與樹木的相似處、萊斯禮社長對樹木原始固有力量的看法，以及我們對於樹木禮讚——及未能禮讚的方式。

地球日是 4 月 22 日。該是動手挖土的時候了！

蘋果

Malus Schöner von Nordhausen



水果先鋒

全世界有 7,500 種蘋果，可是其中 3 種就佔了全球商業生產產量的三分之一。為了保存生物多樣性，德國哥廷根（Göttingen）的四個扶輪社在蓋斯馬村（Geismar）一處古老的果園裡種植傳統品種的蘋果、李子及櫻桃樹。他們挑選的品種包括 Schöner von Nordhausen（意指「諾德豪森的美人」），這是一種 19 世紀初培育出來的品種，長出的果實很耐放，可以留到隆冬或初春時食用。這些樹成為所謂的「樹園」，那是都市規劃綠色空間的一部份，整合植物、步道及休閒設施。

樹木何時像扶輪社員？ 一直都像



樹木之間透過根部系統連結——鄰居有難時
伸出援手是基本規則。很耳熟嗎？

撰文：Peter Wohlleben

在我擔任森林管理員的生涯剛起步時，我對樹木的不為人知的一面，就跟屠夫對動物的情緒狀態一樣毫無頭緒。每天觀察數百棵樹木——雲杉、山毛櫸、橡樹、松樹——並評估它們進木材工廠的適合度及其市場價值就是我的工作，所以我看待樹木的角度就非常狹隘。

大約 20 年前，許多遊客會來到我管理的這塊森林——位於德國西部艾菲爾山脈（Eifel Mountains）裡的迷你村落漢繆（Hummel），與他們談話時，我的觀點開始改變。那些枝幹扭曲、長滿樹瘤的樹木因商業價值低而被我棄如敝屣，卻讓這些遊客深深著迷。和這些遊客走在一起，我學會注意樹幹品質以外的事情。我開始注意到樹根的奇形怪狀、特殊的生長模式以及樹皮上青苔。我對大自然的喜愛重新被喚起。突然之間，身為森林管理員的生活再度變得令人趣味盎然。

有一天，就在這樣的心情下，我在古老山毛櫸保留區偶然發現一片覆滿奇怪青苔的石頭。我停下來看個仔細。這些石頭的形狀很不尋常：它們曲線柔和，部份區塊中空。小心翼翼地，我撥開其中一顆石頭的青苔，發現底下居然是樹皮。所以這些東西不是石頭，而是古

老的木頭。這些「石頭」硬得出奇，因為通常在潮溼地面上，山毛櫸不出幾年便會分解。可是讓我最吃驚的是我抬不起這片木頭，顯然它以某種方式牢牢附著在地面上。

我拿出我的折疊刀，小心刮掉部份樹皮，直到露出底下淡綠色的一層。這種顏色只會在葉綠素看得到，就是賦予嫩葉顏色的物質；葉綠素塊也會儲存在活樹的樹幹中。這只有一種解釋：這塊木頭還是活的！

這塊木頭還是活的！殘餘的部份何以延續生命至今？

接著我注意到其他的「石頭」構成一種明確的圖案：它們排列成一個直徑約 5 英尺的圓圈。我所發現的東西是一個長著樹瘤的巨大老樹樁的殘餘物。剩下的是最外緣的殘餘部份，內部在很久以前便腐爛成腐植質——顯示這棵樹至少在四、五百年前便被砍掉。可是殘餘的部份何以延續生命至今？

活的細胞必須有糖當作養分；它們必須呼吸，它們必須成長，至少一點一滴。可是沒有樹葉——因此就無法行光合作用——那便是不可能的事。我們地球上沒有生物能夠禁食好幾百年，連樹木的殘幹也不可能，更不用說一段必須自力更生的樹樁。這段樹樁一定還有其他因素。它一定是獲得鄰近樹木的援助，更明確地說是根部的幫助。調查類似情況的科學家已

經發現，這種援助可能是透過根部末端周圍的真菌系統——有助於樹木間交換養分——遠端供給，或是這些樹的根部可能已經盤根錯節。就我發現的樹樁來說，周圍的山毛櫸提供糖分給這根樹樁，讓它得以延長生命。

如果你看看路邊堤防，你可能會看到樹木如何透過根部系統盤錯在一起。在這些斜坡上，雨水常常會沖走泥土，讓底下的根部網絡裸露在外。科學家在德國哈茲山脈（Harz Mountains）發現這是一個互助依存的例子，大多數長在同一平台上的同種樹木會透過根部系統連結在一起。養分交換及必要時幫助鄰居似乎是基本規則，這導引出一個結論——森林是個有相互連結的超級有機體，就像螞蟻聚落一樣。

當然，懷疑樹根只是在地下無目的延展，碰巧遇到同種樹木的根後糾結在一起，也算說得通。一旦連結在一起後，它們別無選擇只能交換養分。它們會建立一個類似社交網絡的東西，可是它們之間純然是偶然的施與受。在這樣的情況下，或然率取代主動支援這種更帶情感的設定，雖然即使是碰巧也對森林的生態系統有所幫助。可是大自然比這個更複雜。根據義大利杜林大學的教授馬西莫·馬非 Massimo Maffei 的說法，植物——包括樹木——能夠區別自己與他種植物的根，甚至連相近數種的根也能區別。

可是為何樹木是這麼群居的生物？它們為何要與自己同種分享食物，有時甚至會滋養它們的競爭對手？合作有好處。一棵樹不是一片森林。只靠自己，一棵樹無法建立一個穩定的局部氣候。它只能任風及天氣擺佈。可是許多樹一起可以建立一個生態系，調節酷熱及酷寒，儲存大量水分，並建立豐潤的溼氣。在這個受保護的環境中，樹木可以生存非常久。為了做到這點，不管發生什麼事，樹群必須維持完整。如果每棵樹都只顧自己，那麼許多樹都

無法活太久。經常性的折損會造成林冠層有很大的間隙，會讓暴風雨更容易進入森林內部，拔倒更多樹木。夏季的熱浪也會直搗森林地面，帶走所有水氣。每棵樹都會深受其害。

因此，每棵樹對樹群來說都是寶貴的。那就是為何即使是生病的樹也會獲得支持及滋養直到康復為止。當粗壯、銀灰色的山毛櫸表現這種樣貌，便讓我想起一群大象。跟象群一樣，它們也會彼此照顧，幫助生病及虛弱者恢復自立。它們甚至不願意拋棄死亡的份子。

每棵樹都是樹群的一員，可是會員資格的層級不同。舉例來說，大多數的樹樁在幾百年內（對樹來說這不算太久）會腐爛變成腐植質而消失。只有少數會活超過數百年，就我之前描述的青苔「石頭」一樣。差別在何處？樹的社會也和人類的社會一樣有次等公民嗎？似乎如此，雖然「階級」的概念在此並不適合。決定一棵樹的同伴會幫助多少的關鍵在連結的程度——也許甚至可以說感情的深度。

看看森林冠層便可瞭解。一般樹木的分枝會長到碰到鄰近同樣高度的樹木的樹枝末端為止。它不會再長得更寬，因為這個空間的空氣和更好的光線已經被佔走。然而，它會大幅強化它延伸出去的枝條，所以會讓人覺得樹上空在進行推擠比賽。可是一對真正的朋友會打從一開始就小心翼翼不要朝著對方長出太粗的枝條。它們兩個都不想奪走對方什麼，因此它們長出粗壯樹枝的都在自己樹冠的外側，換句話說，就是「非朋友」的方向。這樣的夥伴常常在根部緊密結合，有時候甚至連一起死亡。

到目前為止，我從樹木身上所學比我想像得多更多。

改編自彼得·沃勒班 Peter Wohlleben 所著的《樹木的祕密生活》（The Hidden Life of Trees）；經灰石出版公司（Greystone Books Ltd.）同意轉載。

不管發生什麼事，樹群必須維持完整。如果每棵樹都只顧自己，那麼許多樹都無法活太久。

巴西紅木

Caesalpinia echinata

穩定的社區

巴西這個國家的名字源自於一種樹——巴西紅木 (Brazilwood)，這種樹在海岸森林曾經為數眾多，可是後來遭大肆砍伐，用於生產緋紅色及深紫色的染料。它是巴西扶輪社員在 11 月所種的樹之一，以響應一項因應該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環境災難的長期計畫。

2015 年 11 月，一座露天開採的煤礦坑的水壩破裂，夾雜受污染爛泥的洪水，衝毀了米納斯吉納斯州 (Minas Gerais) 薩馬科 (Samarco)

礦坑附近的樹木及民宅。巴西國際 (Brasilia-International) 扶輪社、巴西 12 月 5 日 (Brasilia-5 de Dezembro) 扶輪社、美景市——自由市 (Belo Horizonte-Liberdade) 扶輪社和社區居民合作，在聖安東尼奧杜格拉馬市 (Santo Antonio do Gramma) 的市郊種植了 5,700 棵樹，並計畫在甜美河 (Doce River) 盆地種植 15,000 棵。扶輪社員也和小農及地主合作，恢復其生計，他們也訓練居民如何運用丘陵等高線以減緩洪水的流速。





植物在地化

金合歡是澳大利亞的國花，也是該國官方指定顏色及紋章（以及萊斯禮社長的領帶及圍巾）的靈感來源。金合歡是 9810 地區（澳洲）一項計畫正在培育的澳洲原生樹種之一。過去 5 年來，墨爾本一帶的義工——來自艾伯特山及蘇瑞丘陵 (Mont Albert & Surrey Hills) 扶輪社、唐卡斯特 (Doncaster) 扶輪社、威佛里 (Waverley) 扶輪社；蒙納許 (Monash) 扶輪青年服務團、以及艾許午中學 (Ashwood Secondary College) 扶輪少年服務團——每年在名為「樹木計畫」(TreeProject) 的非營利組織的協助之下，在自家後院種植約 2,000 棵原生樹種的樹苗。每年 8 月底——在澳洲是春天——義工會與蒲福 (Beaufort) 扶輪社社員，在墨爾本以西約 100 英里的這個鄉村社區種植樹苗。



金合歡
Acacia pycnantha



樹的功能

去年，國際扶輪社長萊斯禮提出一項挑戰。他要求扶輪社員在 2017 年 7 月 1 日他就任國際扶輪社長時到 2018 年 4 月 22 日地球日之間，種植 120 萬棵樹——全球每位扶輪社員一人一棵。全球各地扶輪社踴躍接受挑戰，萊斯禮在今年的訪問行程中，也經常被要求拿起鏟子種樹。本刊資深編輯漢克·撒汀 Hank Sartin 訪問他，談談他所種的樹——以及樹木如何符合扶輪宗旨。

英文扶輪月刊：為何要種樹？

萊斯禮：自 1990-91 年度社長柯斯達 Paulo Costa 的「保護行星地球計畫」(Preserve Planet Earth) 激勵數千個扶輪社推動環保計畫以來，在國際扶輪中，環境議題就不曾成為整個組織的聚焦重點。我很渴望給扶輪社員一個動機——同時也是機會——展現他們對環境的關懷。這對我來說很重要，對其他許多人來說也很重要。

為什麼是樹？因為任何人，幾乎任何人都做得到。如果你不是親自種一棵，仍然可以支持有需要的某個地方去種樹。從我聽到的一切來看，扶輪內外的人都十分支持這個想法。

英文扶輪月刊：你認為為何這個想法能引發這麼大的熱忱？

萊斯禮：這與種樹能觸發人們非常基本的情感有關。它表現出對社區的一種長期奉獻。扶輪推行許多優良的社區計畫：我們興建兒童遊樂場及清除垃圾等等。可是不知怎地，種樹觸動了眾人的心弦。

我曾經見證過社區共同參與的許多實例。羅馬尼亞政府聽說這項計畫便說：「我們也想要種樹，可是我們沒有人力來種。」政府主動捐贈樹木，讓扶輪社員在該國各地種植。因此扶輪社員在羅馬尼亞就種了 100 萬棵樹。

英文扶輪月刊：樹木如何與扶輪的焦點領域結合？

萊斯禮：就某種程度而言，種樹與每項焦點領域都有關係。研究顯示樹木有利經濟及社區發展——它們增加房地產價值。種樹有利

和平，就因為它給人們一個樹蔭坐下來，思考世界。樹木有利疾病預防及治療，因為有更多樹的世界會變得更健康，可以製造氧氣，吸收二氧化碳。你可以證明樹木與我們每項焦點領域都有關連。

森林濫砍在世界某些地方造成嚴重破壞。這不是扶輪可以改變的範疇；我們的能力資源不足。可是我們想要展現樹木在社區的重要以及它們能夠締造的改變。

英文扶輪月刊：你的社長領帶的圖案是澳洲國花金合歡。你一直對植物很有興趣嗎？

萊斯禮：我打從青少年時期起便一直很有興趣種植澳洲原生植物。我父親很熱中培育植物。我和太太茱麗葉買了我們第一間房子時，我想要蓋一個能忠實反映那一帶過去自然模樣的花園，裡頭種著澳洲那個區域的原生植物。當我在考慮我的社長領帶時，把金合歡融合進設計裡是易如反掌的事。它的顏色很繽紛。我知道有些扶輪社長的主題領帶相對比較沈穩，我希望我的會比較顯眼。

英文扶輪月刊：你今年參加過許多植樹活動。有沒有比較值得記憶的？

萊斯禮：在冰島，我們在友誼森林 (Friendship Forest，冰島文為 Vinaskógur) 種植一棵樹，這也是來訪的各國顯要及元首種樹的地方。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也在那裡種過一棵樹。我有注意到扶輪的樹種在比她的樹高一

點的斜坡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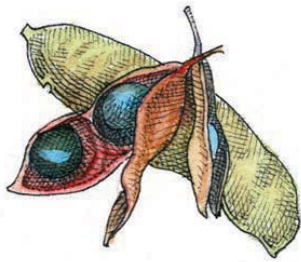
扶輪在南美洲的一個合作組織想要在智利的阿塔加馬 (Atacama) 沙漠邊緣的安塔法哥斯塔 (Antofagasta) 種樹。我問說在沙漠種樹是否切合實際。他們展示給我看他們如何裝設一個系統在下雨時從屋頂收集雨水。如果他們處理好，這棵樹就可以存活茁壯。

在加州北部有一棵巨大的百年橡樹倒了，扶輪社員想要在原地種點東西。當然，我們種下的樹現在只是棵小樹，大約 1 公尺高。那裡的人說，在這個去年才發生野火的區域，樹木在復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與我談過話的一位森林工作者告訴我種樹有助於穩定土壤，下雨時不易遭沖刷流失。這提醒我們樹木的許多好處——不只是將二氧化碳轉化為氧氣，還可防止土壤侵蝕，提供動物棲息地，以及其他許多益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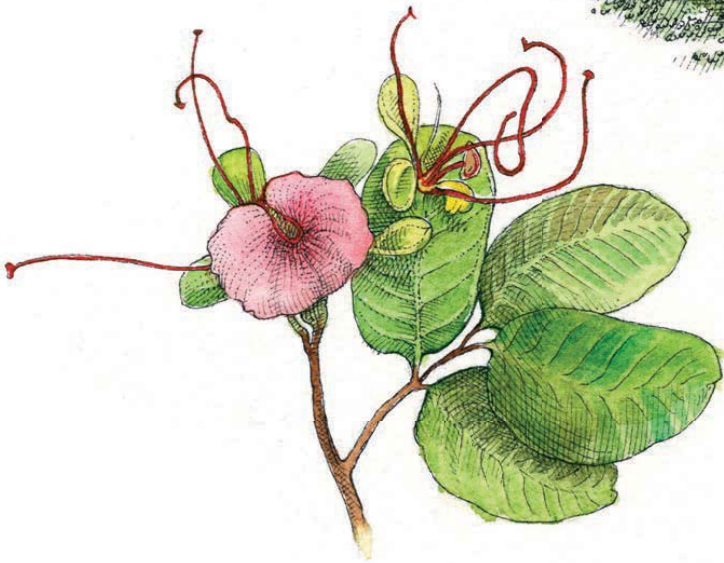
我曾在薩丁尼亞、拉脫維亞、澳大利亞幫忙種樹。所到之處，我都把捲起袖子，親身參與。

英文扶輪月刊：你的樹木挑戰的官方截止日期是 4 月 22 日地球日。你希望扶輪社之後繼續種樹嗎？

萊斯禮：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繼續。而且不只是種樹，還要照顧樹木讓它茁壯。種樹是對未來的一種奉獻。



黃菠羅木
Intsia bijuga



森林復育

伐木及焚林火耕，造成東南亞部份區域的黃菠羅木近乎絕跡；這種樹木可用於製作家具及地板。3830 地區（菲律賓）在菲律賓巴拉望島的伊拉萬流域 (Irawan Watershed) 的 5,000 公頃土地種植黃菠羅木的樹苗。在一項由馬卡提－奧林匹亞 (Makati Olympia) 扶輪社主導的計畫，扶輪社員也送給 24 個巴塔族的原住民家庭，每戶各 50 棵四季橘的樹苗，這是一種當地原生的柑橘類樹種。

樹的低語者

新英格蘭的森林讓保羅·哈理斯做好一生奉獻扶輪的準備



撰文：Geoff Johnson

保羅·哈理斯小時候住在佛蒙特州時，他有一個驚人發現：「樹木用自己的語言彼此交談。」否則它們每年秋天要如何有辦法共同協調，毫無瑕疵展現燦爛的色彩秀，讓整個新英格蘭明亮發光起來？答案似乎很明顯：為了要光彩眩目，樹木必須事先規劃，它們必須密謀，它們必須對話。

哈理斯解釋說：「每棵樹根據不同種類會分配不同的角色。強壯的橡樹——在下方漆樹亮麗收尾的協助之下——同意展現所有自然愛好者都熱愛的酒紅色；山毛櫸、榆樹以及樺樹負責數英里長的黃與紅；楓樹從來不曾侷限在一個顏色；它們獲准可以放肆揮灑全部的調色盤，紅色、棕色、酒紅色、黃色、綠色，不勝枚舉。講到十月份為森林上色這件事，所有的樹木都信賴楓樹會有亮麗表現。」

哈理斯這段對樹木的省思出現在他的自傳《我的扶輪之路》(My Road to Rotary)。這本書的書名可能會讓人誤解：要瞭解作者的用意，最好是看看它的副標題「一個男孩、一個佛蒙特州社區，以及扶輪的故事」。書的內容是一名老人的回憶——前言的撰寫日期是1945年10月，作者往生前15個月，地點在芝加哥——可是根據哈理斯的解釋，這本書主

要是「透過小男孩的雙眼所做的觀察」。

這本書有304頁，這個男孩的故事佔了三分之二。（相對之下，扶輪佔43頁。）哈理斯生動描寫撫養他長大的祖父母、他們的小鎮，以及小鎮居民。可是他最動人的文字是在描述作為他遊樂場的新英格蘭森林與山脈。他回憶說：「那時候，我們的生活與大自然很親近。我們是宇宙的一部份，在我們靜靜享受時，我們的生活比其他任何一種生活都要豐富圓滿。」

這些享受當中不可或缺的是樹木。

保羅·哈理斯的父親欠缺生意頭腦，這或許是他人生中最幸運的事。由於家境清寒，扶輪的創始人在三歲時被送交祖父母豪爾德 Howard 及潘蜜拉 Pamela 照顧。老哈理斯夫婦住在佛蒙特州瓦靈佛德 (Wallingford) 的一座小農場。農場不大，只有一個大花園、一個曬草場、幾隻乳牛和一片疏於照顧的蘋果園——可是周圍的鄉村美不勝收。水獺溪谷地 (Otter Creek Valley) 位於塔康尼克山 (Taconic) 及格林山 (Green) 之間，有連綿起伏的山丘、美麗的湖泊及河流，以及種類「豐富」（用哈理斯的話來說）的樹木。《我的扶輪之路》一書所附

的瓦靈佛德照片顯示艾爾芬湖(Elfin Lake)一隅及廣袤的森林。你幾乎看不到隱藏在樹林間的村落。

這就是這個男孩悠閒童年的背景，讀著年邁的哈理斯娓娓道來他的故事，瓦靈佛德的每棵樹似乎都不一樣。筆直的橡樹——「樹的大力士」——以及「雄偉的」榆樹；「美麗如畫的」山毛櫸；「貞潔謙遜的」白樺樹；「隨風優雅搖擺的」柳樹——都在哈理斯暮年的追憶中佔有一席之地。

在冬天，年幼的哈理斯特別喜愛長青的松樹、無花果樹，及雪松所帶來的喜悅。年老時的他讚嘆：「森林的某些角落就像大教堂一樣，高大雲杉的枝條因積雪垂曳接近地面，就像穿著袈裟、低頭鞠躬的高大僧侶。」

哈理斯雖沒多說，可是楓樹——「超越人類國度的神蹟施行者」——可能是他最鍾愛的樹。楓樹是谷地中最常見的樹種，它的堅硬材質及春天的樹汁——佛蒙特州美味楓糖的源泉——讓它成為最有用的樹木。可是哈理斯小時候主要還是偏愛楓樹在「秋天的燦爛」，以及夏天的寬闊樹蔭，讓他和朋友可以「躺在綠色的草地上，盡情做夢」。

哈理斯對樹木的喜愛並不表示他不明白它們的實際用途。在名為「勤奮的社區」的章節中，他指出「瓦靈佛德大多數的小型工業植物之所以存在，是作為鄰近山區可用的木材」。長柄草耙工廠及雪鏟公司用白蠟木來製作握柄；另外一家公司用胡桃木及白蠟木做篷車，用「堅韌的橡木」做輪軸。松樹成為窗框及門板，雪松做成木瓦片及柱子，鐵杉的樹皮用來鞣製皮革。年邁又獨腳的普拉特先生可以心無罣礙，因為他知道有用不完的雲杉和松樹可以拿來做永遠有銷路的商品：棺材。

可是談到樹木，這樣的實際用途並不是小男孩會關心的事。在他能夠自力更生之後許久，他提出以下的建議：「任何想要鳥瞰有山脈、丘陵、湖泊、池塘環繞之美景的人，可以去爬丹摩爾湖(Lake Dunmore)附近的響尾蛇山(Rattlesnake Mountain)，挑選一棵最高的樹，從它最頂端的樹枝上環視四周，還可遠眺加拿大邊界。」可推想年幼的哈理斯曾經爬高，並一窺佛蒙特州以外的世界。

佛蒙特州季節更迭的節奏，一輩子都留在哈理斯的心中。當他從普林斯頓大學返回瓦靈佛德參加祖父的喪禮時，迎接他回家的是酷寒的冬季。當他祖母在幾年後也往生時，無法回家奔喪的哈理斯——他遠赴西部到愛荷華州大學攻讀法律——可輕易想像「慢慢走過谷地的送葬隊伍，沿著水流緩慢、蜿蜒的水獺溪，背景襯著山坡及高山燃燒似的色彩」。

在家族墓地，他祖母潘蜜拉的棺木被放置在她丈夫身旁。「秋風恰如其分把無數的楓葉吹掃到祖父祖母的墳墓旁，它們也已經走完一生，需要找個安靜的地方躺下來休息。」

在讀完法學院及五年的漂泊之後，哈理斯在芝加哥開始執業當律師，這裡也成為他未來51年的家。「終於，我的人生在1896年初春安定下來，這時我故鄉的楓樹開始分泌樹汁。」他十分喜愛這座城市——「美國中西部首屈一指的大都會」——可是卻沒什麼朋友，讓他無法擺脫長久以來的寂寞感受。1905年，扶輪的創立改變這點，他1910年與珍·湯姆森 Jean Thomson 的婚姻也是。

眾所周知，這對夫妻在芝加哥踏青社(Prairie Club of Chicago)的一次鄉村健行活動中相識，哈理斯是該社的創始社員之一。他

的外套被一片有刺鐵絲網勾破了，湯姆森——「一位美麗的蘇格蘭姑娘」——替他修補，幾個月後，他們結婚了。1912年，他們搬到南朗伍德路 10856 號的一間房子，大約在市中心洛普區南方 15 英里處。哈理斯在認識未來的妻子之前不久才發現這個名為摩根公園 (Morgan Park) 的社區。周圍有山（在芝加哥算是異數），有樹林——它的建商在 480 英畝的土地上種植了 11,500 棵樹——哈理斯初次造訪時，此地正白雪覆蓋，讓他想起了佛蒙特州。「這個景色讓我想起我所熟知且熱愛的新英格蘭生活，如此真切，讓我不禁認為如果我想要有自己的家，就一定要在朗伍德路的山丘上。」

他們用珍在蘇格蘭度過的童年所記憶的一條愛丁堡街道，將他們的房子命名為「康美麗堤」。就在他們家南邊，第 110 街上，住著席維斯特·薛勒 Silvester Schiele，也就是哈理斯最早與之討論扶輪計畫的煤礦商人。在更早的一本書《扶輪的年代》(This Rotarian Age) 當中，哈理斯回憶連接兩人住家的小徑：「一條蜿蜒穿過橡樹林的古老小徑，春天因百花盛放而芬芳，秋天因漆樹紅葉而璀璨。」

哈理斯感嘆周圍社區無可避免的改變，尤其是失去他們家對面一排群鳥築巢的野蘋果；曳引機把這些樹連根拔起，整地興建公寓。雖然他力表平靜——畢竟，新的公寓居民「逃離城市的噪音及迷惘」——但不難想像一個悵然若失的哈理斯喃喃說出他從梭羅札記中看到的哀嘆文字：「感謝老天爺，他們無法砍掉雲朵！」

哈理斯夫婦林木茂密的後院提供了永久的慰藉——不久後還享譽國際。一切從澳洲墨爾本一位扶輪社員瓦特·莊蒙德 Walter

Drummond 來訪開始。莊蒙德很喜歡哈理斯家後院的一棵藍雲杉，當他回家後，他在自家花園也種了一棵。1930年，莊蒙德 40 歲時過世後，哈理斯用這棵樹來紀念他。這是哈理斯輪流叫做親善或友誼的花園中的第一棵友誼樹。

（雖然哈理斯經常提到這座花園，卻沒有記錄他種了多少棵樹或哪些樹種。而且因為這座房子在他身故後數度易手，沒有人確切知道這些樹是否依然存在。）

1935年，哈理斯回顧自扶輪創立以來的 30 年。「在這段期間，矗立在我的友誼花園裡的瓦特·莊蒙德的藍雲杉，已經明顯成長茁壯，在輕柔的微風中優雅向來自遠方國家的外籍訪客垂頭致意，可是那兩棵橡樹——想必是在通往薛勒家的小徑旁——「以紆尊降貴之姿俯視所有生命短暫的事物，並沒有變化。」

1931年，國際扶輪第一位歐洲社長席德尼·帕斯卡 Sydney W. Pascall 準備好和太太及女兒展開世界訪問行程。在他從倫敦出發之前，保羅·哈理斯提出一項建議，後來最終成為一項扶輪傳統。帕斯卡回憶說：「受人敬愛的扶輪創始人……建議說象徵扶輪理念最適切的方式是植樹。我在南非開普敦的國家植物園 (National Botanical Gardens) 開始這項儀式。」這是國際扶輪社長在社長訪問行程中種下的第一棵樹。在訪問行程結束前，帕斯卡社長已經種植超過 30 棵樹，而他的夫人、女兒，以及「市長與扶輪領袖」種了 22 棵。

習於種樹的哈理斯立即效法帕斯卡。1932年 8 月 17 日，他種下在歐洲土地上的第一棵樹——一棵楓樹。哈理斯認為這個地點尤其恰當：柏林的滕珀爾霍夫公園 (Tempelhofer Feld) 之前是一處閱兵場地。在第一次世界大

戰結束後 14 年，哈理斯想像他的楓樹有朝一日可以化為國際和平的象徵。他之後寫道：「我種下這棵樹，熱切的希望它能在往後許多年都象徵偉大的德國人民及我祖國之間不斷增長的情誼。」（當然，歷史自有其定數。）

從柏林出發，哈理斯到歐洲各地訪問，留下一排排樹木。愛沙尼亞的塔林、芬蘭的赫爾辛基、瑞典的斯德哥爾摩與哥特堡、挪威的柏根——在大約三星期的期間，上述的每個城市都收到一棵哈理斯樹。1934 年，他訪問南非，在伊莉莎白港也種下一棵。隔年，哈理斯種樹的足跡遍及澳洲、紐西蘭、上海及日本，包括在東京名建築師萊特 (Frank Lloyd Wright) 所設計的帝國飯店 (Imperial Hotel)。

在哈理斯夫婦 1936 年的中南美洲之行中，哈理斯在 7 個國家種下 10 餘棵樹木。其中一次特別有意義。哈理斯到智利的瓦爾帕萊索 (Valparaiso) 參加首屆中南美洲扶輪社會議 (Ibero-American Conference of Rotary Clubs)，這本來可能只是一項稀鬆平常的例行公事，可是有一項驚喜的接待。哈理斯在他的《扶輪遊歷 III》(Peregrinations III) 中寫道：「來自各國的 (扶輪) 代表都帶著自己國家的一袋土壤，慎重地將土倒在為種樹所挖掘的洞穴裡。這不是表示心有同感的最佳方式嗎？」

那個時刻的「滿足感」烙印在哈理斯的心中。「雖然我參加過許多次 (植樹活動)，我確信不曾有這麼多人這麼認真看待這樣的儀式。」

哈理斯夫婦從赤道之旅返家時，恰好是春天在康美麗堤盛放之際。因此，哈理斯的植樹行動就只侷限於美國。直到 1945 年，他仍然在種樹，在阿拉巴馬州的塔斯克吉

(Tuskegee) 種植橡樹。(因霉菌感染及雷擊的後遺症，這棵樹在 2011 年傾倒，雖然當時塔斯克吉市的市經理人，扶輪社員艾爾·戴維斯 Al Davis 報告說已經利用這棵橡樹殘餘的部份雕刻成扶輪社的議事錘。)

身為世故、資深的森林戰士，哈理斯有充分的理由享受既有的榮耀，回顧他的成就：「我所種的樹遍及世界各大洲與海洋中的島嶼。」這不是吹噓，只是說明事實而已——然而難道樹可以長在南極大陸？(別懷疑哈理斯是可以辦得到的。)
「我希望我種在國內外的樹木都能屹立好幾個世代，成為鳥類及人類的好朋友…成為國際和平及親善的活生生見證。」

哈理斯在寫《我的扶輪之路》的最後一章〈旅程的終點〉，也處於類似的心情。文中他和太太珍坐在康美麗堤的壁爐邊喝茶，他的思緒飄回在佛特蒙州度過的童年。人生的長路將盡，他的口氣帶著滄桑。「楓樹的葉子已經開始變色…在未來不久的夜晚，當家人的眼睛在睡眠中緊閉著，神祕的冬天會悄悄進入山谷。」

哈理斯不是在表達悔恨。那是事物的自然循環，不久後，春天的「復活」也會再度降臨。此外，他已經在世界各地留下樹木這個活生生遺產，包括一棵他以意志和想像所培育出來的稀有且重要的樹木。

語氣因夜深略帶恍惚的哈理斯回憶說：「在我家的壁爐邊，來自世界各個角落的數十位朋友的陪伴令我們喜悅。他們會來，都是因為我在 1905 年所種下的樹苗。第一個扶輪社就是那棵樹苗。它已經成長為一棵堅實的大樹，在它的樹蔭下乘涼乃是人間樂事。」

非洲櫻桃

Prunus Africana



綠色任務

非洲傳統治療師長久以來都用非洲櫻桃樹的樹皮來治療攝護腺癌及其他病症，可是過度濫用，尤其是出售給歐洲的製藥公司，造成這種樹在某些區域近乎絕跡。因應萊斯禮社長的植樹挑戰，9211 地區（坦尚尼亞及烏干達）的扶輪社員種植非洲櫻桃等十餘種樹木。他們的「綠色任務」(Mission Green) 計畫目標是要在 2021 年以前，在這兩個國家種植 500 萬棵樹木。

從 1990 到 2005 年，坦尚尼亞的森林總面積減少 37%，烏干達減少 25%，這裡有 94% 的人口都用木炭或木材當燃料——估計每天燒掉面積相當於 115 個足球場的森林。9211 地區的扶輪社員也在醫院、學校及監獄宣導使用能源效率更高的烹煮方式，以降低能源消耗。

消滅雜亂旗

樹木是美麗的。除非樹上有其他東西——那就是為何本文
作者如此認真看待植物管理工作



撰文：Ian Frazier

注意到卡在樹木枝條中的白色塑膠袋。它在風中擺盪，發出類似迎風船帆的聲響。如果那是在11月到4月，這棵樹沒有葉子期間，映襯著天空，這個袋子看來尤其顯眼。我把它看成一面旗子，叫做國際雜亂旗。

我大約在25年前開始注意到塑膠袋卡在樹上的現象。詩人戴摩爾·舒瓦茲 Delmore Schwartz 把一篇短篇小說命名為〈責任始於夢想〉(In Dreams Begin Responsibilities)。同樣的概念可以用於樹上的袋子。一旦你注意到它們，你的心就會開始想它們為何會在那個地方，它們代表著什麼，以及最終是否可以設法處理。又或者你只是忘了它們，當你看著城市街景，你對它們視而不見——或許你也會對樹木視而不見。

這樣對不起樹木，也對不起我們自己靈魂。我們喜歡生活在樹木林立的环境之中，因為它們會擋在我們和藍色遠方之間——也就是人生終點的永恆。它們是抵達天堂前的最後一站。我們放在它們身上，或允許被放在它們身上的東西，是有意義的。某些印第安人的部落會把死者樹葬，讓自然的力量慢慢帶走遺體。為了表示喜悅及慶祝，我們會在樹枝掛上燈串及裝飾品。當我們讓其他被忽視的樹枝卡滿因風吹雨打而破爛不堪的塑膠袋，我們便否定了

樹木的根本神聖性，以及我們人類長久與其建立的親密關係。

在我首度發現樹上塑膠袋的問題後不久，我發明了一個清除裝置。我和一位珠寶商朋友合作，設計了一種修剪鉤，底部有三根短叉齒，與鉤子的直軸近乎呈垂直。扭轉這個鉤子時，叉齒會把塑膠袋裹在鉤子底部。往下拉後，鉤子尖銳的鋒刃會割開塑膠袋，與樹枝脫離。

這個我們命名為「塑膠袋清除器」的裝置是固定在一根玻璃纖維的棍子上，可與其他棍棒連接，讓總長達到40英尺以上。因此，組裝好後，這根塑膠袋清除器可以高高深入樹枝中，移除塑膠袋及其他被強風或——在某些情況下——洪水帶到樹上的其他廢棄物。

當我們把這項發明送交美國專利及商標局時，它拒絕我們的申請，表示1868年獲得專利的一種摘水果裝置使用這項「既有技術」。我們提出申覆，主張1868年時根本沒有塑膠袋。最後我們獲得美國專利證號5,566,538。

執著於塑膠袋，每天也會學到新知。舉例來說，愛爾蘭人稱樹上的塑膠袋為「女巫的燈籠內褲」。塑膠袋是海岸線及海洋中第二常見的垃圾，僅次於煙蒂。要把塑膠袋從洛杉磯河河床的甘藍棕櫚和多刺的植物上移除，就

北美短葉松 *Pinus banksiana*

像「從雷鬼辮子頭清除口香糖一樣」（套句洛杉磯一位記者的話來說）。民航機駕駛曾看過漂浮在空中的塑膠袋，而中國的維修工人會用噴火無人機來燒掉電線上的塑膠袋。我可以說個不完，最後再提一個無法解釋的現象：在非洲愛滋病危機的震央區域經常可以看到卡在樹上的塑膠袋（這是一位義工告訴我的）。

我曾親自從數千棵樹木取下塑膠袋和其他廢棄物：地點遍及紐約市 5 個區以及加州、伊利諾州、麻薩諸塞州、密蘇里州、蒙大拿州、紐澤西州、及羅德島。有一次，在紐約市皇后區把一個膨脹得出奇的毛巾從樹上取下時，我把毛巾割出一個洞後，一隻大老鼠衝出來，沿著清除器的握桿跑下來。就在離我的手幾英尺時，它跳到附近一棵樹上（這又是一個我感謝樹木的理由）。

我曾經從倫敦法院階梯前的廣場旁的一棵樹上，取下一件類似常在電視影集〈法網遊龍〉(Law & Order) 片尾出現的超大號綠色化纖褲子。我和珠寶商朋友提姆與他弟弟比爾移除過相當大的廢棄物，例如花園椅、曳引機輪的內胎，還有一次在大淹水後在密西西比河河岸清除掉一個小房間，顯然是從遊艇脫離、卡在一棵棉白楊樹的樹頂。

1990 年代我們開始勾



鳥巢確保

在五大湖區北部一帶，北美短葉松的蓬亂模樣十分常見。這是一種生長在砂質土壤的堅韌、小型樹木，能耐寒冬。這種樹是許多鳥類的棲息地；密西根州的年輕短葉松（以及威斯康辛州及加拿大安大略省少數地方）是罕見的黑紋背林鶯的唯一築巢地。

密西根湖的南端也是北美短葉松生長區域的南界。去年，國際扶輪的辦事員募集 1,258 美元在湖畔的一處鳥類保護區種植樹木。他們與伊文斯敦北岸賞鳥社 (Evanston North Shore Bird Club) 合作，種植了專為這塊棲息地挑選的原生樹種——短葉松及大果櫟。

除塑膠袋時，樹上常常可以找到的東西是錄音帶。這種東西可以找到一團又一團，在風中抖動，活像頂駭人的假髮。它們常常讓我們很火大，因為清除器不是設計來處理這麼細小的廢棄物。可是我們還是移除了很多錄音帶，有幾次我們甚至把其中幾段接合在一起後播放。其中一段是吐派克·夏庫爾(Tupac Shakur)的饒舌歌。我們也這樣處理過好幾段我們清出來的錄影帶。內容是地方電視台的節目，有個人在解釋他的陰謀理論。可是經過這些年，錄音帶和錄影帶日漸少見，現在幾乎已經完全從樹上消失——就像它們從人們的生活中消失一樣。這也促使我支持禁用塑膠袋，因為這是讓它們從樹上消失的一了百了的方式。

清除樹上塑膠袋的過程中會遇見一些好人。感謝我們的路人會給我們一、二美元，當然是自發性給的。在布魯克林的陸軍大廣場(Grand Army Plaza)——初春時會出現塑膠袋漩渦氣流——一位年長的婦女從她的公寓窗戶看著我們清除，最後還從她的公寓下來，邀請我們共進午餐。人們經常拍我們的照片，要我們清除他們建築附近或就在他們窗外樹上的塑膠袋。

透過清除塑膠袋，我們認識貝蒂·密德勒 Bette Midler，她創立的非營利組織「紐約復原計畫」(New York Restoration Project)主要在上曼哈頓推動環保工作。她買了一些塑膠袋清除器，現在她有一個小組專門在較溫暖的月份清除樹上的塑膠袋。小組成員穿著的背心上頭印著「塑膠袋清除員」。這些年輕的樹木工作者比我們以前更專業，技巧更好。不久前，看著他們在上西區(Upper West Side)百老匯的分隔島清除樹上的塑膠袋(還有防水塑膠布、氣泡布、氮氣氣球、及自行車輪胎)，讓我欣喜萬分——也引以為榮。我創造了新工作機會！

住在有樹木的地方的人數超過沒有樹的地方。當我搭機飛往大型機場，我常常會很驚訝看到底下有這麼多樹木。舉例來說，莫斯科大都會看起來像是森林裡的小村莊，而從空中俯瞰，紐約市的一邊是海洋，另一邊是似乎永無

止盡的樹木。樹是多數人每天看到的植物。我們透過它們來感受天氣。任何報導大型暴風的電視畫面一定少不了傾倒的樹木或是被風吹得像是雨傘開花的棕櫚樹。人類喜歡親近樹木。它們是靈長類以前居住的地方，這也說明為何墜落是常見的惡夢。

沒有樹木的地方呈現「蕭瑟」一詞的定義。有一次，在阿拉斯加的諾姆(Nome)，我走一條當地商會所規劃的自我導覽散步行程。諾姆十分靠近北極圈，在難以生出新綠的苔原上很少看到什麼樹。然而當時，諾姆卻以某兩、三棵樹為榮，這個導覽會帶著遊客去看每棵樹。每棵樹都有編號及一、二段解說的文字。每棵大約 11 英尺高。在世界其他氣候較宜人的地方，這些極北地區長不大的柳樹大概會被看成不起眼的灌木，可是諾姆的宣傳者想要展現一點：靠上帝的力量，他們跟其他文明的地方一樣也有樹。

有時候，當我和朋友在清除塑膠袋時，會遇到有人對我們浪費時間在如此無關緊要的問題(對他們而言)而攻擊我們。在周圍有許多更嚴重的問題，而我們去追究這些相對算是雞毛蒜皮的事，令他們不悅。

或許除去樹上的塑膠袋是愚蠢的浪費時間。它甚至可能被當成自私舉動：我個人的確從中得到喜悅。看到一棵樹被殘破的塑膠袋弄得灰頭土臉，然後花 20 分鐘用我們的清除器清除——帶來很大的滿足。我把這個行為看成一種在真實空間繪製風景畫。就彷彿我們用自己的雙手重新創造了樹木。我相信清除樹上的塑膠袋改善整體環境的氛圍。它拆除雜亂塑膠旗，恢復我們及樹木的內心平靜——那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夢想。

本文作者 Ian Frazier 是雜誌《紐約客》(New Yorker)的撰稿人，出版過 13 本書，包括 2016 年的《野豬文集》(Hogs Wild)。

思考的素材

辣木富含蛋白質的種子莢被當作蔬菜食用。這種樹的葉子也可食用——吃起來的味道像芝麻菜——研究人員正在研究如何用它壓碎的種子來淨化水質。在 2014-15 年度，3131 地區（印度）的扶輪社員在當時的地區總監麥維克·阿蘭哈 Vivek Aranha 稱之為「辣木革命」計畫的鼓勵之下，種植了數萬棵這種樹木。為了因應萊斯禮社長的植樹挑戰，旁遮普邦的巴納拉 (Barnala) 扶輪社種了 500 棵辣木，許多都在公立學校的校園裡。在印度其他地方，3142 地區（馬哈拉施特拉邦的部份區域）的扶輪社員與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簽訂一份備忘錄，在地區內 77 個地點種植 145 萬棵不同種類的樹木。

辣木 *Moringa oleifera*



透過扶輪社員環境永續行動團體，可以獲得資源來協助您——所規劃及宣傳的植樹計畫，詳情請至 esrag.org。